

禮

記

疑

義

鴻雁

來賓爵入大水為蛤。鴈有黃萍射乃祭歌。鶩禽

六百五十二分十四在故云無射律長四寸六分
五百六十一分十四在故云無射律長四寸六分
語曰以下者證無射之義云宣布詰人之令德
示民執儀者按周語註云乾上九用事無射陽
氣上升陰氣收藏萬物無射者也詰人后稷之
布其德教示以法儀當及時經獲而收積之

訂義註皆記時候也來賓言其容止未去也大

水海也鶩猶殺也既仲秋直云鴻雁來今季秋

故不云賓今季秋鴻雁來者容止未去也猶去

賓客故云賓今季秋未去也水海也若林國語云

雀不以祭為鶩鶩知水旱海也云鶩猶殺也

者以祭為鶩鶩知水旱海也云鶩猶殺也

互禽則殺之而已不以為祭故直云鶩禽此亦
祭也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輅載白旗衣白衣服
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庶以深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
官責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特以寒
訂義註總章右个西室北偏中室內謂收斂入
之也會猶聚也既於此月之時殺命百官責之
與賤無不務內內謂收斂其物言責之與賤無
有一人不勤務收斂內物以會天地之藏者會
猶趣也言心皆趣嚮天地所藏之事謂心順天
地以深閉藏也無有宣出者以物皆收斂時又
閉藏無得有宣露出散其物以逆時氣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

訂義註備猶盡也要謂定其租稅之簿祇敬重
業盛之委也帝籍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為
神倉祇亦敬也疏委謂委積之物重此業盛委
十四年御原災御原者何業盛委之所藏皇氏
云委謂輸也義亦同云帝籍所耕千畝者鄭康
成云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所治之田也祭義云
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祭統云天子
親耕於南郊是籍田在南郊也云藏祭祀之穀
為神倉者以具供神之物故白禘倉祇亦敬者
始有敬字祇有訓為敬故云祇亦敬也
言敬者恒以祇為心不有怠慢也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

訂義註寒而服潔之作不堅好也

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訂義註總猶狼卒陳氏集說曰總至凝聚而至也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

訂義註習吹為特饗帝也春夏重禘秋冬重吹也既禮器大饗其王事與彼下云三牲魚腊九也州之味美是四方助祭之物故以大饗為禘也與此陳氏集說曰仲夏大雩祈也此月大饗不同報也饗嘗皆用犧牲仲秋已視金具至此則告

故知此嘗嘗神云使有司祭於尊神者以其
知云告備於天子故知是天子親嘗者嘗以
天子親祭經云嘗接牲之文雖天子亦曰嘗以
秋之名因經云嘗接牲之文雖天子亦曰嘗以
秋物新成故也

廷華案饗帝曰大嘗如疏所引禮器禮樂極成
之謂帝亦昊天上帝耳註以遍祭五帝為大饗
非也至嘗者宗廟秋祭之名註以為常祭尊神

不知何據

詳曲禮

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
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
之事無有所私

訂義註秦以建亥之月為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國受此法焉貢職所入天子凡周之法以正月和之正歲而歸於秦魏阮棟史記黑龍自為水瑞命河為德水以十月為歲首云貢謂所入天子者以禮云稅於民輕重之法又云貢職之數其文既重故知稅於民者是積貯水國貢職之數者是輸納天子云周之法以正月和之者按太宰職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去正歲而歸於秦魏者小宰職云正歲歸治象之法疏合諸侯者秦十月為歲首此於象魏之是也

歲之終也當以新歲故合諸侯命百縣為來歲受朔日之政令投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皆天子制之百縣此來受處分故云

受朔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皆
天子之制言與者兼事之辭以遠近土地所宜
為度者言定稅輕重入貢多少皆以去涼遠近
之差土地所宜之物為節度無有所私者言既
給郊廟重事百縣等物無得有所偏私不如法
制也劉氏曰合諸侯者總命諸侯之國也制猶
教也百縣諸侯所稅之邑也言天子總命諸侯
各教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稅法貢數各以道
路土宜為度以給上事而無有所私也

疑義註合諸侯制者定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淑

禮儀也諸侯言合制百縣言受朔日互文也

廷華案石梁王氏曰此當以合諸侯制百縣六
字為句註云合諸侯制不可從其說是也蓋制
字若屬上句則百縣為來歲受朔句不幾禿耶
且國家宮室等制已定於始封何必歲歲定之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

訂義註教於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
五戎謂五兵弓矢戈矛戈戟也馬政謂齊其色
度其力使同乘也按人職曰凡軍事物馬而頒
之疏知王戎是五兵者以別云班馬政則五戎
非馬也下文云七路成爲則知五戎非五戎

車也且車不須更習故知五戎五兵也按周禮
司兵掌五兵鄭注云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
才後鄭又注云則此註按步卒五兵矛矢一也
矢如鄭所云則此註按步卒五兵矛矢一也
也長丈二也六尺五也此隨便而言不依周禮
也戰長一丈六尺五也此隨便而言不依周禮
長短之次也齊云為政謂齊其度其力者按毛
詩傳云宋廟齊云為政謂齊其度其力者按毛
獵齊足尚疾也此對文言之則戎事齊力故
人橫云凡軍事物馬而頡之註云物馬齊其力
但戎事以力為主耳亦頡齊也疏天子乃教於
故詩云駟騶彭彭是齊色也疏天子乃教於
田獵者天子於此陰殺之時乃教人以戰法於
田獵之事謂因田獵而教之也以習五戎者謂
於田獵之時令人習用五種兵器之器班馬政
者謂班布乘馬之政令

命僕及七駟咸駕載旌旒按車以級整設於屏外

訂義註七駟謂起馬主為諸官駕馭者也陳氏

曰天子馬六種各一駟既駕之又為之載旌旒

主之并總主一人為七駟既駕之又為之載旌旒

司馬職曰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

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旗軍吏載旗師都載禮鄉

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旗是也級等次也整

正列也設陳也屏所田之地門外之蔽駟謂起

馬主為諸官駕馭者按周禮起馬職云掌駕馭

之項謂第次也是貴賤等列故去為諸官駕馭

也七駟者皇氏云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駟則

六駟也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駟為七故為七駟

通帛為種帛為旛帛為物熊虎為旗為非為旗故也
為旛全羽為旛折羽為旛皆乘戎路異於在國
也故司常註云玉路金路不出春教振旅者以
陽氣方長兵宜止息也夏茂舍者以草木茂盛
故教以草舍秋教治兵者以殺氣方盛則匡邪
惡故散兵冬散大閱者以冬明事備習威儀故
因其田獵教以簡閱云屏所由之地門外之蔽
者按詩傳云柶經旂以為門驅而入擊則不得
入既門外驅車則不得有屏此門外之屏者蓋
車入之時則設屏也無既班馬政乃命戎僕
御夫及七駟等皆以馬駕車又載旌旒既畢授
此七戎之車以其尊卑等級正其行列設於軍
門屏之外東西宿以為行陳於是司徒在兩行
之間北面誓之或者屏之外左右六軍嚮南而

陳司徒於陳前北面誓之也

疑義註僕戎僕及御夫也

也以其教戰故不用田僕云及御夫者按周禮取

司馬使車驅逆之車故知及御夫也

載士建物師都建鎮州里都六鄉六遂大夫旄

州長室正師師治兵是也按司馬職云王載大常引

侯載軍吏載所師都載師知遂載物也野載

也逆謂大夫也或載鐘或載物衆屬軍吏也

者夫載旄者以屬王也然王侯所載與仲冬大閱同

禮記卷之七

聘故不變也其餘

廷華案此因田而教武僕當是田僕註疏止言

戎僕非也師都等案詳司常及大司馬

司徒摺扑北面誓之

訂義註誓眾以軍法也疏軍法之誓有異田獵

田之法也今此大閱之誓以前依軍法故司馬仲

冬大閱云韋吏聽誓於陳前誓之大略誓之誓也今新之誓必新

誓之屬是也今又按經註則軍法之誓必新也其誓尚書甘誓云左不攻於右不攻於右

子則擊殺法之屬是也然鄭註司馬仲冬大閱

引此九月季秋之政於周為中冬失之而云今在

此不非之者錄已非於彼不復言之者此也而

雖謀將以作周中冬而文既在夏故因信以禮也熊氏以為此文載禮說故解為中秋治兵禮司馬有聲中冬兩誓故引此司徒北而疏司徒地以誓證為中冬兩解其義與得通也疏司徒地官掌邦教誓者也故司徒職云施十有二教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司馬職云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鄭云有司大司徒也掌火田後治徒庶之政令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按彼經註則司徒主誓今田獵出軍亦於所獵之地而指拊北面誓之也指揅也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於四方

訂義註厲飾謂戎服尚威武也令月令曦為射

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也司馬職曰羅弊致禽

以祀禘說文屬禘謂屬武猛容飾定本飾謂容

則禘弁服也以秋冬之田故弁服若春夏

疑義說謂獵竟也主祠謂典祭祀者也禽者獸

之通名也四方四方有功於方之神也四時田

獵皆祭宗廟而分時各以為牲也春時四方施

主獵則祭社為主也夏時陰氣始起象神之在

內獵則祭宗廟為主也秋時萬物以成獵則以

報祭社及四方為主也冬時萬物聚多獵則主

用衆物以祭宗廟而亦報於物有功之神於四方也此天子獵既畢因命典祀之官取田獵所獲之禽還祭於郊以報四方之神也冬臘亦何以知然按鄭註秋獮祀方云秋田方祭四方報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下云方迎四方氣於郊也鄭又云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又司馬冬狩云致禽饁獸於郊入獻禽以享烝鄭云冬田主用祭物多衆得取也致禽饁獸於郊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於郊也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入又以禽

祭宗廟按於禮註更相引證如可見矣其祭四方但用此禽又用別牲故甫田云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是也此祀四方者謂四方五行之神廷華案古為制祭而田不因田而祭此所謂祭禽蓋致禽於應祭之廟壇以供祭耳曰四方壇非一方也註疏以方祭言之大悞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

訂義註伐木必因殺氣

蟄蟲咸俯在內皆蟄其戶

訂義註蟄謂塗閉之辟殺氣疏俯垂頭也蟄塗

也前月但藏而坏户至此月既寒故垂頭嚮下以隨陽氣陽氣稍沈在下也而又塗寒其戶穴以避地上陰殺之氣也陳氏集說曰內穴之深處也

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訂義註殺氣已至有罪者即決也收者天氣殺而萬物成藏可以去之也祿秩之不當思所增如也供養之不宜欲所貪者熊蹯之屬非常食。疏春夏陽氣寬施許主人從時雖祿秩不當亦所權許。今秋陰氣急斂禁罰必當是春夏所權

置者今悉收停之也祿秩不當謂彼人不應得祿而王思私與之者共養不宜謂非常之膳求不可得者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禘先薦寢廟

訂義註禘始熟也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艱噎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多分裂行春令則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

此音求說文病塞

訂義註大水以下未之氣乘之也六月宿直東井氣多暑雨盜賊以下丑之氣乘之也極陰為

外邊竟之象也大寒之時地隆折也暖風以下
辰之氣乘之也巽為風不居者辰宿直角角主
兵不居象風行不休止也疏以十一月一陽生
十二月二陽生陽生
內伏於地下因陰在地疏其國大水天災冬藏
上故云極陰為外也殃敗地災民多飢饉人災多盜賊邊竟不寧人
災土地分裂地災暖風來至天災民氣解惰師
興不居人災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訂義註孟冬者日月會於析木之肆而斗建亥
之辰也疏按三統曆十月節日在尾子度昏危

十四度中去日八十九度旦翼初度中十月中
日在翼七度昏室十度中去日八十六度旦軫
五度中接元嘉曆十月節日在心二度昏危一
度中旦張八度中十月中日在尾十二度昏危
十三度中旦翼八度中

其日壬癸

訂義註壬之言任也癸之言接也日之行東北
從黑道閉藏萬物時萬物懷任於下揆然萌芽
又因以為日名焉

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訂義註此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顛項高陽氏也玄冥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為水官顛按德云顛項高陽氏之子曰脩曰熙為水官顛按年而位少皞十二年而冠二十一年而登帝位十位七十八年而崩以水承金也云玄冥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者按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為水官也

其蟲介其音羽

訂義註介甲也象物閉藏地中龜龜之屬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屬水者以為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樂記曰羽亂則危其財匱說商數七十二餘有四十八故羽數四十

賤物也其數既少故為最清清者最賤物比於人亦為賤故云物之貴也

律中應鐘

訂義註孟冬氣至則應鐘之律應鐘者姑洗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七分之二

十周語曰應鐘均利器用俾應復長七寸九分

寸之一寸三分去一分則六寸二分有餘

有整一寸九分去一分則六寸二分有餘

分九分去一分則六寸二分有餘

鐘律長四寸二分七分餘二分七分

下者證應鐘之義按春後說云應其種柱云應

為萬物而雜陽剛種志應鐘言陰氣應無射該

其種類正謂應無射也云協利器用俾應復者

按周禮註可種藏則均利百工之器俾應復者陰
而陽用事始也

其數六

訂義註水生數一成數六但言六者亦舉其成
數

其味鹹其臭朽

訂義註水之臭味也凡鹹朽者皆屬焉氣若有
若無為朽

其祀行祭先腎

訂義註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

也祀之先祭腎者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為尊也
也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較壤厚二寸廣五尺輪
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較上乃制腎及脾
為俎奠於主南又設盛於俎東祭南腎一脾再
其他皆如祀門之禮約禮云云在廟門外之西者
以下皆中當禮又廣五尺輪四尺者謂較壇東
西為廣南北為輪常祀行神之壇則然若於國
外按鄭註聘禮云禮單乘車標而為廣輪尺數同
也按鄭註聘禮云禮單乘車標而為廣輪尺數同
一輪標耳所以然者以兩輪相去八尺今較上者
廣五尺故知不兩輪俱標云北面設主較上者
以主須南對故人北而設之其主則鄭
註大取云蓋以吾人北而設之其主也

水始

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

訂義註皆記時候也夫水淮也大略曰

疏知大水

注者晉語云唯入於淮為奠

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騶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氣其器闕以奄

訂義註玄堂左个北堂西偏也鐵騶色如鐵黍秀舒散屬火寒時食之亦以安性也氣水畜也器闕而奄象物閉藏也疏春云載青旂衣青衣服蒼玉青深而蒼淺旂與衣雖人所常用不可淺深異色故同用青也玉是自然之色不可純青故用蒼之淺色夏云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

與春不類者蓋以朱深而赤淺旂可用淺衣必
用深故衣旂異色赤玉與蒼玉同俱是其色淺
也冬云載玄旂衣服玄玉者亦以黑深而
玄淺旂用淺色故其色玄衣用深色故其色黑
與夏亦同服玄玉者玉從自然之色故其色淺
而用玄玉也猶如夏云赤玉春云蒼玉相似也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
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齋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
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訂義註迎冬者祭黑帝於北郊之兆也死事謂

以國事死者若公叔禺人顏涿聚者也孤寡其
妻子也有以惠賜之大功加賞疏舉死事之人
魯哀十一年魯師與齊戰公叔格人曰上不
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
乃與其妻種汪錡赴敵皆死雖無賞賜之文而
亦死事之美故以證之哀二十三年晉知伯親
俞厥庶註云齊大夫顏涿聚二十七齊師將
與屠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紫五色馬名顏
涿聚之子晉曰慙之役而父死焉今君命女以
是邑也服求而朝是其加賞也燕平常惠賜養
寡亦是也孤疏反賞死事者遷於郊反亦反於朝
也賞死事謂臣人有為國事死者北郊還因殺
氣之盛而賞其家後也恤孤寡者恤供給也孤
寡即死事者妻子也財祿供給之也

是月也命大史饗龜筮占兆審卦吉凶註今月令曰

呂覽太史作太卜

訂義註筮者也占兆龜之繇文也周禮龜人上春饗龜謂建寅之月也秦以其歲首使太史饗

龜筮與周異矣疏引周禮龜人上春饗龜謂建

亥月饗龜筮故云與周異也鄭之此註與周禮

不同周禮云上春饗龜筮明春亦以龜筮為

筮相互矣者周禮云上春饗龜明春亦以龜筮為

云相互也註周禮又云月令春世之吉亦或從

以歲首饗龜耳則與此同也謂秦十月為歲首

一歲而已周禮上春者亦謂夏之建寅之月但

歲首一歲而已無一羊兩饗之事此鄭氏註周

禮別解其義也今此月令之註與周禮上春饗

龜以為建寅之月則此與周禮不同彼此鄭為

兩解疏是月太史之官蒙龜筮謂殺牲以血塗

蒙其龜及筮筮謂著也亦以血塗之

疑義註卦吉凶謂易也審省錄之而不蒙筮筮

短賤於兆也占兆既云吉凶明兆亦有吉凶但

占兆與龜筮連文故累而不言吉

凶也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是也筮短賤於龜兆不

得塗蒙但省視錄之而已故云審卦吉凶謂易

省錄之而不蒙筮短賤於兆者以卦吉凶謂易

也直言審不云蒙故言審省錄之而不蒙所以

不蒙者易是筮卦之書賤於龜之書故龜錄云

蒙之筮書則省錄而已視鄭註占兆蒙之分明

月令

七

但蒙此龜筮又蒙此占兆繇文以占兆語蒙上
蒙文也

廷華案占兆審卦對舉吉凶則總承上二者言之
記文甚明註以吉凶偏屬審卦非也又蒙是一
事占審是一事說以占兆蒙上蒙文謂又蒙
此繇文亦非也又春官筮人註謂筮短龜長愚
辨之詳矣此註又因筮短而謂之賤且謂賤故
不費不知記合龜筮並言蒙則其說不足信明
矣

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訂義註阿黨謂治獄吏以恩曲徇相為也疏是
察阿黨者謂當是正審察獄吏阿黨之事則在
下犯罪之人獄吏不能掩蔽故云無有掩蔽
是月也天子始裘

訂義註九月後衣至此可以加裘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
冬

訂義註使有司助閉藏之氣門戶可閉閉之憲
牖可塞塞之疏若以易卦言之七月三陽在上
則天氣上騰三陰在下則地氣下降也今十月

月令

六

乃云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者易含萬物言非一
緊周流六虛事無定體若以爻象言之則七月
為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若氣應言之則從五月
地氣上騰至十月地氣六陰俱升天氣六陽並
謝天體在上陽歸於虛無故云上騰地氣六陰
用事地體在下陰氣下連於地故云地氣下降
各取其義不相妨也

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歛坏城郭
戒門閭修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
梁塞侯徑

訂義註釋謂府庫園倉有財物積聚謂芻禾薪

燕之屬坏益也鍵壯閉北也管爲搏鍵器也固

封疆謂使有司備其溝樹及其泉底之守法也

要塞邊城要害處也梁橋橫也後徑禽獸之道

也疏鍵壯閉北者凡鑲器入者謂之壯受者謂

之北若禽獸北壯然管管與鍵閉別文則非

管閉之物故云搏鍵器以爲鍵也按檀弓注云管

也則管鍵一物此爲別者以類古之若云鄉里

類仍非鍵也註稱管鍵者以類古之若云鄉里

然也管管云搏鍵器則管管者以類古之若云鄉里

何謂云鍵是門府之內孔中按漢書五行志每云

北飛及北亡謂失其獵須則漢書五行志每云

邊樹木非其義也云固封疆謂使有司備其溝

樹及其泉底之守法濟樹謂振濟整而植樹木

也令使來疏城郭當須牢固故言坏門閭備擬
非常故云戒鍵閉或有破壞故云修管齋不可
妄閉故云審封疆理當險阻故云國邊竟仍擬
疑盜賊故云備要塞理宜牢固故云完關梁禁
禦姦非故云謹後徑細小狹路故須塞皆隨事
戒約故設文不同也

飭喪紀辨木裳審棺槨之薄厚塋丘壟之大小高卑
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

禮記注疏卷之五十五
喪祭之禮
辨木裳審棺槨之薄厚塋丘壟之大小高卑
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

訂義註此亦閉藏之具順時飭正之也辨衣裳
謂襲斂尊卑所用也所用又有多少疏其衣裳

襲斂多少及棺椁厚薄其在喪次記立壘小大
按鄭註家人云漢律列侯墳高四尺闕內侯以
下各有等差又檀弓註云墳高四尺蓋周之士
制外無文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
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
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訂義註霜降而百工休至此物皆成也工師工
官之長也效功錄見百工所作器物也主於祭
器祭器尊也度謂制大小也程謂器所容也淫

巧謂奢偽怪好也。蕩謂搖動也。其奢淫勑刺也。

刻工姓名於其器以祭其信知其下功。致功不

當者取材美而器不堅也。凡工造器皆營念根直則

於祭故云主於祭器祭器尊也。度謂制大小。除

謂器所容者以經度程文列度是制度大小。除

制度之外唯容受多少故以程為器所容也。

○此華案材美而不堅即荒詐偽之情。則材美

其信矣。即疏於是之時冬間無事百工造器物

恐為淫巧故命工師之官師長也。命此工官之

長效實百工所造之物陳列祭器善惡按度程

者謂於按此器舊來制度大小及容授程限多

少毋或作為淫巧者或有也勿得有作過制之

巧以搖動在上生奢侈之心必功致為上者言
作器不須靡麗華侈必功力密致為上又每物
之上刻勒所造工匠之名於後以考其誠信與
不若其用材精美而器不堅固則功有不當必
行其罪罰以窮其詐偽之情

是月也大飲烝

疑義註十月農功畢天子與其諸侯羣臣飲酒
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他其禮亡
今天子以燕禮羣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燕謂有
牲體為俎也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

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亦謂此時也詩

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

彼兕觥受福無疆是頌大飲之詩與天子諸侯

酒於公堂序指侯之事是謂侯之禮詩云天子

諸侯與羣正以禮屬民飲酒於序故云此飲酒

於大學也云以正齒位者約黨正文必約黨正

文者以此是孟冬黨正云國宗鬼神謂蜡祭也

與此體為飲者俱用房烝半體之祖若黨正飲

酒既大飲而用烝故宣十年在氏云王引黨正

及詩者證大飲是十月正齒位飲羣且之事云

十月滌場者謂場功畢入滌掃其場即酒新饗

者禮之時非發公之學按之堂舉彼兕觥之壽以

司夫禮臣下度若凱言於是月之時天子諸侯
今受福無禮也與羣臣大行飲酒為饗禮以正齒位烝升也升
此牲體於俎之上故云大飲烝陳氏集說曰因
烝祭而與羣臣大為燕飲也

廷華案烝為時祭若因烝祭而飲則記當云烝
大飲今記明言大飲烝則烝又似非時祭但據
儀禮特牲宋人告祭齊此烝又與齊別則註亦
未確也或烝本在上蜡簡於下或本作齊傳寫
悞作烝俱未可知特並以疑存之集說補正曰
時祭但燕同姓而無羣臣當仍以註說為是不

燕字及羣臣字皆註說為得據之以取陳說况
據特牲少牢俱有賓賓獨非羣臣耶職謂下言
又言蒸祭祀文不重出也曰蒸時祭也蜡與臘
歲終之祭也據此則泰有蜡又有臘矣以蜡與
之有臘而無蜡故鄭合而一
之要在時祭之外非復也

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
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穀義註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
也大割大殺羣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
祭也五祀門戶中雷竈行也或言祈年或言伏
割或言臘五文勞農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是

也。既知此周禮所謂燔者以郊特牲燔者索也。密萬物而饗之。按燔者以郊特牲燔者索也。息老物增而後息。此經亦先祭農神乃後勞。農休息文與燔章相當。故經廣祭農神是周禮。燔章所謂燔祭也。而熊氏皇氏皆謂周禮六祭。一變而致羽物以致六變而燔。燔祭此亦廣祭。神變故指彼一變二變而燔。禮之燔也。然彼樂一變。二變。鄭自解為燔耳。非周禮正天言燔何得云。周公禮所謂燔也。云祭天宗謂日月星辰若天。唯公社不祭地。故知祭天宗者謂日月星辰也。按異。何須稱宗下。宗明稱宗者謂日月星辰也。按異。中司命不稱宗。明稱宗者謂日月星辰也。按異。義六宗賈逵等以為三謂日月星辰也。按異。謂泰山河海鄭氏六宗以為三謂日月星辰也。按異。司命也。風師也。尚書六宗文承肆類上帝之。天宗謂日月星者尚書六宗文承肆類上帝之。下凡郊天之特日月從祀祭以日月此云。在類上帝之中。故六宗不祀。復有日月此云。六宗而云天之宗與彼別也。蔡邕云日為陽宗月為陰宗。北辰為星宗也。云職謂四環所得禽祭。

者以欲服祭之時皆出田獵以取禽非祭大閱
之錄也左傳云唯君月出田獵則天子諸侯祭用之
獸皇氏云仲秋門戶中窺窺以爲乾五至臘用之
其義非也五祀門戶中窺窺以爲乾五至臘用之
之若周則七祀門戶中窺窺以爲乾五至臘用之
五文者天宗公社門間先祀五祀等皆祈年大
割臘祭之事故云先祀已之親故臘祭也按社
是報功故云大割先祀已之親故臘祭也按社
正職國索鬼神而祭之則以禮屬民此亦祭也
神之後勞農休息文正相當故云是此等休息
是正商位換雜記子賓親增云一國之人皆若
在者按鄉飲酒初立賓行禮至禮終說履升室
而燕行無算爵然則初時正商位後則皆狂蠟
祭燕行無算爵然則初時正商位後則皆狂蠟
按左傳云虞不臘矣是周亦有不臘之名矣朱子曰
史記云左丘失明厥有國志左傳是姓左人作
如春始有臘而左氏謂虞疏祈來年於天宗者
不臘矣是春時文字分明疏祈來年於天宗者
謂祭日月星辰也大割祠於公社者謂大割牲

以祠公社以上公配祭故云公社及門閭者先
祭社後祭門閭故云及臘先祖五祀者臘獵也
謂獵取禽獸以祭先祖五祀也此等之祭總謂
之蜡若細別言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
則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社謂之息
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鄭註郊特牲云息民
與蜡異也按黨正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
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則飲酒在蜡祭之
後此大飲在蜡祭之前者若黨正屬民飲酒在
蜡之後故下云勞農以休息之註黨正飲酒是

也若天子諸侯羣臣大飲在蜡祭之前故以大飲敘在祈年之前然鄭為大飲之下註引虞年飲酒者證其正齒位同在此月不謂大飲即黨正飲酒也而熊氏以為大飲烝在蜡之後非其義也凡蜡皆在建亥之月而皇氏以為夏殷蜡各在巳之歲終若如此夏家季則計耦耕事也修耒耜其田器不得方始勞農以休息檀氏之說非也

廷華案周禮有蜡而無臘秦人始有臘故祭邑合蜡與臘為一此記言臘鄭亦以蜡言之但蜡

祭百神則應無神不舉若以此記為蜡則鬼神之所遺多矣則鄭說不足信也要知此是秦法祈年也太割祠也臘也三者各自為祭息農亦自為息農但在三祭後行之故連文及之耳要皆非蜡也鄭總謂之蜡既不免於牽合孔又拋去記文臘字而以先祖五祀為息民之祭則言秦之祭者未聞有此名也至以月令為殷禮則又鄭氏武斷之習也若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者謂趨之如鶩耳孔乃以正齒位後言之其說禮不幾成見戲耶六宗說大宗伯案詳之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訂義註為仲冬將大閱簡習之凡田之禮雖狩

最備禮記卷之十一小正十一月王狩說文云營室主

習射御習者解此經也冬云乃命將帥講武

習射御習者解此經也冬云乃命將帥講武

是月也乃命冰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

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罪

無赦

訂義註因盛德在水收其稅馮氏曰先王之時

川有街澤有虞皆為之厲禁以平其守而與其

莫以時入之傾其餘於鷓民則刺下孟上者豈
其所欲哉故命之曰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
為天子取怨於下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
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
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訂義註凍閉以下寅之氣乘之也流亡象蟄蟲
動暴風以下巳之氣乘之也立夏兵用滂異為
風雪霜不時申之氣乘之也兵起地刑申陰氣
尚微申宿直參伐參伐為兵

說文按春秋記云參
伐主析刈示威行

也。法疏凍閉不審地氣上泄地災也。所多流亡人
災也。國多暴風方冬不寒天災也。螽蟲復出地
災也。雪霜不時天災也。少兵時起土地侵削人
災也。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中旦軫中

訂義註仲冬者日月會於星紀而斗建子之辰
也。疏按律曆志云仲冬之初日在斗十二度故
云日在斗也。三統曆大雪日在斗十二度昏壁
五度中去日八十四度旦角三度中冬至日在
牛初度昏奎十度中去日八十二度旦亢七度

中元嘉曆云大雪日在箕十度昏氐九度中旦
軫八度中冬至日在斗十四度昏東壁八度中
晝漏四十五刻旦角七度中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姦介其音羽律中
黃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

訂義註黃鐘者律之始也九寸仲冬氣至則黃

鐘之律應周語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

元命包黃鐘者始黃註云始萌黃泉中律曆志
云黃者中之色君之服鐘禮也又云黃五色黃
盛焉故陽氣始種於前季萌萬物為六氣元也
周語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者按彼註十
一月建子陽氣在中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九德
金木水火土徽正德利用厚生作事宜備黃鐘

養氣伏地始萌所以稱養六氣九功之德此
養之者若施於入六精正德天德利用地德厚
生人德土府者金
木水火土殺也

冰益壯地始折鶡旦不鳴虎始交

訂義註皆記時候也鶡旦求旦之鳥也交猶合
也嚴陵方氏曰前言冰始冰至此又言冰益壯
前言地始凍至此又言地始折凍甚而土相折
夜鳴而求旦故謂之鶡旦亦見坊記相彼盍旦
解夫夜鳴則陰類也然鳴而求旦則求陽而已
故感微陽之主而不鳴則以得以求故也虎陰
而交則亦感陽之生故也

天子居玄堂大廟乘玄路駕鐵騾載玄旂衣黑衣服
玄玉食黍與蔬其器間以菴

訂義註玄堂大廟北堂當大室

飭死事

訂義廷華案下言毋發大衆此言飭死事說似
相悖故或疑為衍愚謂禮本有冬狩下毋發者
蓋為無故而發者言之與田狩並行而不悖也
疑義註飭軍士戰必有死志䟽事異前也因殺
氣之盛以飭軍士使戰者必有死志故曰飭死
事也

廷華祭死事武事也兵凶戰危故以死事目之
飭即因田講武耳註疏以必死之志言在秦或
有此事若以理言則第曰講武而已善陣不戰
何必言死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
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摯則死民
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

訂義註而猶女也暢猶充也大陰用事尤重閉
藏疏為陽氣凝固陽須閉藏若起土功開蓋物
發室屋起大衆開泄陽氣故下云諸摯則死人

則疾疫也以固而閉者而汝也命此有司云於此之時以堅固汝閉塞之事勿令開動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者約束有司其其不固汝所閉之事令地沮泄謂泄漏地之陽氣是發微天地之房房是人次舍之處擁蔽於此之時天地亦擁蔽萬物不使宣露與房舍相似令地氣泄漏是開發天地之房也如此則諸蟄則死人必疾疫非但蟄死人疾又隨以喪者國有大喪隨逐其後命之曰暢月者若有司云所以須閉藏以其命此月曰暢月暢充也言名此月為充

實之月當使萬物充實不發動故也皇氏云又
隨以喪者謂逃亡人為疾疫皆逃亡故云又隨
以喪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
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訂義註奄尹主領奄豎之官也於周則為內宰
掌治王之內政宮令譏出入及開閉之屬重閉
外內閉也省婦事所以靜陰類也淫雖女功奢
偽怪好物也貴戚謂姑姊妹之屬近習天子所
親幸者說此奄尹奄宮之尹於周則內宰是
主領奄官身非奄人故云於周為內宰

內宰非奄也云字治也之內政者皆辨經中
宮令也宮令則內政也云機出入及開閉之屬
者辨經審門疏命奄尹者謂正也謂命奄官正
長申重之政令常察門閭之事謹慎房室之處
必重閉者謂門閭房室必外內重閉遠者謂之
門閭近者謂之房屋皆有外內門戶必重疊閉
之此月陰氣既靜故減省婦人之事順陰類也
婦人須事者務所質素無得過為淫巧其所禁
婦人無限責戚姑姊妹之徒及王親近愛習嬖
寵之類無有不禁者禁之無得淫巧也

乃命大酋秣稻必齊麩葉必時湛熾必絮水泉必香

陶器必良火齊必得魚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

訂義註酒孰曰酋大酋者酒官之長也於周則

為酒人秫稻必齊謂孰成也湛漬也煨炊也火

齊腥孰之調也物猶事也差貸謂失誤有善有

惡也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為酒詩云十

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此酒孰曰酋然則

云於周則為酒人者周禮酒正引此大酋為酒

正也此註大酋為酒人者周禮酒正引此大酋為酒

法或及酒材之事故引大酋證之其實酒正掌

酒之政令及酒出入之事不執監作此大酋證

作故為酒人也以酒人監作酒故也云古者復

大酋作酒之事以十月穫稻於此月漬米麴至

春而為酒者謂春成也非春始釀故毛詩傳云

春酒醱醲又註酒正云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是於仲冬季冬以釀也引詩者幽風七月之詩以證穀疏大酋者酒官之長於此之時始稻作酒之事

為春酒先須治擇秣稻故云秣稻必齊齊得成熟又須以時料理麴糵故云必時湛熾必潔者香清也熾炊也謂炊漬未麴之時必須清絮水泉必香陶器必良者所謂用水泉必須香美所盛陶器必須良善火齊必得者謂炊未和酒之時用火齊生孰必得中也兼用六物者秣稻一麴糵二湛熾三水泉四陶器五火齊六也物事也謂作酒之人用此六物作酒大酋監督之無

使有參差貸變使酒誤其善惡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訂義註順其德盛之時祭之也馬氏曰盛德在水故應是而祈焉以為民致福也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

訂義註此收藏尤急之時人有取者不罪所以警懼其主也王居明堂禮曰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

疏引之者證若不積聚收牛馬他人取之不詰俗本作收定本

收作

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訂義註務收飲野物也大澤曰藪草木之實為

蔬食

疏按鄭註周禮水鍾曰澤水希曰藪今言大澤曰藪者以有水之虞謂之澤旁無水

之虞謂之藪草木之實為蔬食昔爾雅云藪不

然為經疏謂藪以其實為蔬食故為草

木食也

山林藪食榛栗之屬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
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
所定

訂義註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蕩謂物動萌芽

也寧安也聲謂樂也山陰陸氏曰上云陰陽爭
死生分此言陰陽爭諸生蕩相備也相備而言
死生分於夏言諸生蕩於冬亦言之法毋躁禁
詞也於陰言如此亦言之法冬言以待夏言以
定待始事也定終事也

疑義註易及樂春秋說云冬至人主與羣臣從
八能之士作樂五日此言去聲色又相違易乾此
變度文及樂緯春秋歸其語同也其八能之士
以其在仲夏疏文又相違者以夏已違今此復
違故言又也

廷華案此記與仲夏記文並有義理註皆以緯

書亂之何也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訂義註又記時候也芸香草也荔挺馬齒也水泉動潤上下疏芸始生荔挺出者皇氏云以其具香草故應陽氣而出蚯蚓結者蔡云結猶屈也蚯蚓出穴屈首下嚮陽氣動則宛而上首故其結而屈也麋角解者說者多家無明據熊氏云鹿是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麋是澤獸故冬至得陽氣而解角今以麋為陰獸情淫而遊澤冬至陰氣方退故解角從陰退之象鹿是陽

獸情淫而遊山夏至得陰而解角從陽退之象
既無明據故略論焉若節氣早則麋角十一月
解故夏小正云十一月麋角墮是也若節氣
晚則十二月麋角解故小正云十二月墮麋角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訂義註此其堅成之極時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

訂義註謂先時權所建作者也天地閉藏而萬
物休可以去之

塗闕廷門閭築圉圉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訂義註順時氣也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蟄行秋
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
為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癩

訂義註旱者干之氣乘之也氛霧霜降之氣散
相亂也雷震氣動也午屬震雨汁二者酉之氣
乘之也酉宿值昂畢畢好雨雨汁者水雪雜下
也子宿值虛危虛危內有瓜瓠兵亦金之氣當
蟄者出郊之氣乘之也水竭大火為旱疥癩之
病乎甲之象

說按天文志瓠
四呈在危疏其國乃旱氛霧

冥冥雷乃發聲皆天災也天時雨汁天災也瓜
斂不成地災也國有大兵人災也蝗蟲為敗水
泉咸竭地災也民多疥癩人災也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

訂義註季冬者日月會於玄枵而斗建丑之辰
也疏按律歷志季冬初日在婺女八度三統曆
小寒日在婺女八度昏婁十一度中去日八十
四度旦氐十二度中大寒日在危初度昏昴二
度中去日八十度旦心五度中元嘉曆日在牛
三度昏奎十五度中晝滿四十五刻六分且元

九度中大寒日在女十度昏胃四度中晝漏四十六刻七分只氏十三度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

訂義註大呂者豔寶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季冬至則大呂之律應周語曰大呂助陽宣物疏按豔寶長六寸二分六厘上生大呂三分八厘一分一寸二分六厘二分故為八寸三分八厘一分一寸二分六厘三分之則為七寸八分三分益一分一寸二分六厘四分之則為七寸八分三分益一分一寸二分六厘五分之則為七寸八分三分益一分一寸二分六厘六分之則為七寸八分三分益一分一寸二分六厘七分大呂之義也按律曆志云大呂助陽宣物者證

旅助黃鐘宜
變而聚物

雁北鄉鵲始巢雉雞乳

訂義註皆記時候也雉雞鳴也詩云雉之朝雉

尚求其雌疏雁北鄉有早有晚早者則此月北

鄉晚者二月乃北鄉故易說云二月驚蟄候雁

北鄉鵲始巢者此據晚者若早者十一月始巢

故詩緯推度災云復之日鵲始巢是也雉雞雞

乳者易通卦驗云雉雞雞乳在立春節與此同

以立春在此月也通卦驗又云小寒虎始交豺

祭獸此季冬不言者文不具也若節氣晚則季

冬虎交若節氣早則在仲冬故仲冬虎始交按
月令九月豺祭獸通卦驗季冬豺祭獸者熊氏
云再祭也一曰易說誤也無此文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
玄玉食黍與造其器閔以奄

訂義註玄堂右个北堂東偏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訂義註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者陰氣右
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
為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旁磔於四方之門

燔攘也出猶作也作土牛者丑為牛牛可牽止

也送猶畢也疏此月之中者中猶內也謂此月之內也

云日歷虛危命二星在虛北司之氣者熊氏引

命北司危二星在司長又云墳四星在危東南

是危虛有墳墓四方歲終以氣也皇氏以為北方蓋

其義皆非也皇氏又云以李春國難下及於民

義也今鄭詁論語鄉人徹云十二月命方相而

皇氏解季冬難云不反鄉人不知何意云送猶

疏此月之時命有司之官大為難祭令難去陰

氣言大者以季春唯國家之難仲秋唯天子之

難此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旁磔者旁謂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禳除陰氣出土牛以送寒氣者出猶作也此時強陰既盛年歲已終陰若不去凶邪恐來歲更為人害其時月建丑又土能克水特水之陰氣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

征鳥厲疾

訂義註殺氣當極也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

征或名曰鷹仲春化為鳩疏按釋鳥云鷹鳩也

今云鷹化為鳩左傳云爽鳩氏司寇也郭景純云鶴當為鳩即鳩也此征鳥者則鳩之謂也

月令

疏征鳥謂鷹隼之屬也。謂為征鳥如征鷹隼。疾捷速也。時殺氣盛極故鷹隼之屬取鳥捷疾。嚴猛也。蔡云大陰殺氣將盡故猛疾與時競也。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訂義註四時之功成於冬孟月祭其宗至此可以祭其佐也。帝之大臣句芒之屬天之神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疏按上孟冬祈禱先祖五祀是謂蜡祭則百神皆祭則一變而致羽物山林之祇再變而致鱗物川澤之祇是蜡祭並山川是嶽瀆及殷山川也。孟冬不見者文不具孟冬祭嶽瀆因及衆山川至此又更祭衆山川。少於嶽瀆是孟月祭其宗此月祭其佐前孟冬是祭先嗇神農拜祭五帝但孟冬其文不具則

五帝為宗大臣句芒等為位是五月祭宗此月祭其佐也孟冬祭司中等是五月祭宗此月祭其佐也孟冬祭司中等是五月祭宗此月祭其佐也孟冬祭司中等是五月祭宗此月祭其佐也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訂義註天子必親在視漁明漁非常事重之也

此時魚潔美統按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

住特云嘗魚故云明漁非常事重之也以四時

冰方盛水腹堅命取水

月令

三

訂義註腹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冰堅厚之時也
北陸謂虛也疏腹者形體長故為厚也云此
月日在北陸者當此月之時日在北
虛之次其星當女虛危也陸道也言女虛危
是北方七宿之道故釋天云北陸虛也舉中央
星以疏言此月冰既方盛於時極寒冰實至盛
而云方盛者此謂月半以前小寒之節冰猶未
盛故云方也至於月半以後大寒乃盛水澤腹
堅者腹厚也謂水溼潤澤厚實堅固冰既堅固
故命取冰

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

訂義註冰既入而今田官告民出五種明大寒
氣過農事將起也耜者耒之金也廣五寸田器
鐵鋤之屬說文耒者一耒以木為之長六尺六寸底長
者二尺有二寸底謂耒下嚮前曲耜者耒之金云田器鐵
耜之屬者何說云耜今之鋤頭並子云齊人曰
耜有鐵耜不如待時云之屬者以田器非一也
疏冰以藏入之後大寒以過暖氣方來故令此
典農之官出五種之物以擬種之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訂義註歲將終與族人飲作樂於大寢以綴
恩也言罷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若時

乃復然也凡用樂必有禮用禮則有不用樂者

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君子說

小人樂既與族人飲者以合三族故知與族人飲

也云作樂於大寢者以其命樂師合吹故知作

樂也大寢則路寢也與宗人圖事之廢既使族

人故知於大寢云以縱思者縱謂連縱思謂思

視大傳云祭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

云能者此用禮樂於族人兼盛後年若時乃復

然者謂後年季冬乃復如此作樂以一年頓停

故云罷云凡用樂必有禮與族人燕飲今唯云命

者以大合吹必當有禮與族人燕飲今唯云命

樂師作樂故云引明堂禮以合三族者三族父

子及身則小記云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疏

是也君子說謂卿大夫也小人樂謂凡庶也

於此歲終必族人燕飲樂師之官大合諸樂管

籥之吹以綴恩慈之心而遂休罷至來年季冬
乃更為之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訂義註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也大者可折謂
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薪施收爨柴以給燎春
秋傳曰其父折薪今月令無及百祀之薪燎以
薪柴出於山林川澤故四監為山林川澤之官
也薪施爨爨柴以給燎者以薪柴並文故知各
有所用上云薪柴下云薪燎故知柴以給燎引
春秋傳曰其父折薪者此昭七年左傳辭也其
父折薪其子弗克負荷引之者證薪是麓大可
折之物云今月令無及百祀之薪燎者謂無此
句之文也

是月也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教將幾終

訂義註言日月星辰運行於此月皆周匝於故
處也次舍也紀會也疏日窮於次者謂去年季
冬日次於玄枵從此以來每引移次他辰至此
月窮盡還次玄枵故云日窮於次月窮於紀者
紀猶會也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於玄枵自此
以來月與日相會在於他辰至此月窮盡還復
會於玄枵故云月窮於紀星回於天者謂二十
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早晚不同至
於此月復其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故云

星回於天數將幾終者幾近也以去年季冬至今年季冬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五日未得正終唯近於終故云數將幾終

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

訂義註而猶女也言專一女農民之心令之疎有志於耕稼之事不可徭役徭役之則志散失業也疏此月既終歲且更始而女也言在上專一女農之事無得興起造作有所使役也此是制禮者總為約戒之辭此月令之內不云乃命某官之屬者皆是禮家總禁也他皆倣此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
宜

訂義註飭國典者和六典之法也

疏經云共飭國典調和飭

正之故云和六典之法六典者則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是也

疑義註周禮以正月為之建寅而縣之今用此
月則所因於夏殷也疏按大宰職云正月之吉
始和布治小宰云正歲而覲治象之法是也云
今用此月則所因於夏因者不用周法故知因
於夏殷以王者損益不出三代故也

廷華案布治雖在正月此十二月則預先酌定

故曰待也。鄭賈拋去待字，若是月飭之，卽於是月布之者，其義疏矣。夏殷說其習見語，不足辨也。

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九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訂義註：皇天社稷，此所與諸侯共之也。列國有大小也。賦之犧牲，大者出多，小者出少，饗獻也。

芻豢此所以與同姓共也芻豢猶犧牲山川此
所與卿大夫庶民共者也歷猶次也卿大夫采
地亦有大小其非采地以其邑之民多少賦之
民非神之福不生雖有其邦國采地此賦要由
民出疏采地者歲終又歷亦次也卿大夫謂畿內有
并至於庶民受田準土田多者上穀卿大夫下
以共山林名川之祀不云士者上穀卿大夫下
擊民則士在其賦稅之卿大夫出其所與卿大夫
妾人共之則各賦稅之卿大夫無邑出賦也故下云
與邑采地出賦也疏邑采地出賦也故下云
凡在天下九州賦之人無不咸獻其力是也雖有
其邦國采地此賦要由民出者有邦國謂諸侯
皆以采地謂卿大夫賦稅所來皆由民出必由民

周云民故疏此皆命大史也列次也來歲方祭
鄭云此也方祭祀須犧牲犧牲出諸侯之國國有大小故
命大史書列之以共賦也諸侯同王南面專王
之土故命之出牲以與王共事天地也既漫言
諸侯則異姓同姓俱然也賦之犧牲者賦稅出
也次之隨國大小而出之也以共皇天者賦牲
所共也社稷者王之社稷也諸侯乃自有社稷
而始封亦割王社土與之故賦牲共王社稷也
享獻也出牲以共獻於上帝諸神也芻豢猶犧
牲也皇天社稷與天下共之故通賦天下國家

也。殺廟先王與同姓國兵之故。別又命同姓國共之也。言芻乃是牛羊。而又云秦則是犬豕也。天地不用犬豕。社稷大半。乃有豕而不用犬。故沒其芻秦而徒云天地犧牲之也。宗廟備六牲。故云芻秦也。廷華案。大宰九貢。一曰祀貢。註謂犧牲苞茅之屬。是犧牲固共自諸侯也。但貢也。不可謂之賦。且大宰掌之。何必大史之次。此與下采芻有賦亦如之。蓋皆秦法耳。

疑義。疏皇天。天皇。大帝也。上帝者。靈威仰五帝也。

廷華崇皇天上帝即太宗伯所謂昊天上帝耳
疏以綿書亂之謬矣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鄙入保行春
令則胎天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
敗國時雪不降水凍消釋

訂義註白露二者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初尚有
白露月中乃為霜丑為鼈蟹入保畏兵辟寒象
胎天傷辰之氣乘之也天少長也此月初甫萌
芽季春乃句者畢出萌者盡達胎天多傷者生
氣早至不充其性固疾者生不充性有久疾也

逆者衆害莫大於此水潦以下表之氣乘之也
季夏大雨時行疏按陰陽式法以魚鼈蟹季冬
孟夏為長此月物萌春乃始芽至三月乃
出達地上也云胎多傷者生氣胎萌而暴長
性者三月之氣在十二月內至故胎萌而暴長
出既性不得充滿所以多傷也經云命之既傷
多同疾衆種之害莫大於此故經云命之既傷
命猶名也言名此曰時逆之事謂惡之盛也水
潦數國時雪不降天災也冰凍消釋地災也水